

| 佳节话俗

我的家乡三门县,元宵别具特色,不在正月十五而在正月十四过。至于原因,有“战事说”等多种说法,然而更大可能是与佛教有关。东南沿海,佛教从海上传入比较早。佛教认为每月的初一、十五,是三界互通的日子,很多冥界的孤魂野鬼会来到人间骚扰,于是民间有初一、十五不出门的说法,虔诚者晚上讨糊头羹。在七月十四做,中秋节在八月十六过等,都应该基于此。

三门人过元宵,一般是中午吃“麦焦”,晚上吃“糟羹”。我的老家在三门湾出海口的牛头门沿江村,那里的人们从来不说元宵,只说“十四夜”或“正月十四”,把糟羹叫糊头羹。“十四夜讨糊头羹”是元宵节的核内容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们的村庄是一个大村,分里片与外片,中间隔着一座叫柿当头的山。孩子们一帮一帮,里片与外片的很少交往。我家住在西面的沿江岭头下,只与这一角的孩子们交往。十四夜那一天,我们一帮孩子在下午三四点钟就自动聚集在一起,在某一个角落或某一个路口,谋划着晚上讨糊头羹的事。然后一起用干稻草做成两节的火把;再回家拿来碗筷,四点多一点就出发去讨糊头羹了。

十四夜讨糊头羹

(乡村野吟者)
刘从进

“正月十四是元宵,家家糟羹蛤蜊调。”糊头羹就是以米汁和水为原料,加上蔬菜、豆腐、肉类等等杂在一起,在锅里搅拌着烧成一锅羹,这个过程叫“渗”糊头羹。海边人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海鲜多,蛤蜊、牡蛎、蛏、蜆、墨鱼干、跳跳鱼干等,味道特别鲜美。有几户人家每年总是早早地“渗”好了,在门口放起鞭炮,热情地邀请孩子们上门。大家都信奉一种说法,十四夜讨糊头羹的人多,家里就会发。

有几户人家是大家,每年都要从傍晚开始一直“渗”到晚上十一二点,还有人来讨,一般要“渗”七八锅甚至十多锅。这样的人家,是孩子们必去的,有时还要去两三次。

讨过一两家后,天渐渐就黑了,但家家户户的灯渐次亮了,十四夜每家每户都要亮着灯,叫间间亮。我们一帮人十多个,一起走着,领头的是我的堂哥,大我们几岁。一路上点着稻草火把,一边喊着“天干地燥,小心火烛”,一边挥舞着火把。火焰里蹿出火花,不时“忽忽”有声,很是好看。我想,大概是没有灯笼,以稻草火把代替灯笼的意思吧。同时我们把碗筷敲得叮叮当当,风风火火地在村街里乱窜。碰到另一帮人就对着嘴,把碗筷敲得更响。然后问:你们吃过几家了?大家就比,谁吃的家数多。我们吃

了二十八家了!我们吃了三十一家了!我们三十八家了……有人还腆着肚子比圆。最后问,哪家最好吃啊?相互推荐后就各自走了。糊头羹差不多像粥一样稀薄,多喝几碗也不会觉得太饱。大人们都说“十四夜的肚,灯笼的筋”,意为十四夜的肚像橡皮一样能宽能紧,至于能吃下多少,那是没有底的。

一般人家“渗”的都是咸羹,新娶媳妇的人家除了“渗”咸羹还要“渗”甜羹,有橘饼、红枣、花生、桂圆等料理,预示生活甜甜蜜蜜。讨新妇羹是我们的重点之一,很多大人也要凑趣去讨新妇羹,那时候甜的东西少,好吃。

有一户人家叫亮发,我们都叫他亮发丝,家里开小店,自己挑个货郎担上下三村到处转,条件好。我那时常常从家里的鸡窝里偷一个鸡蛋到他那边卖五六分钱,然后换一个烧饼吃,在外面吃完了,把嘴巴擦干净再回家。他家里人态度热情友好,烧的糊头羹也好吃,料多嘛,海鲜、蔬菜、猪肉、猪肚、猪耳朵……他家每年都要渗到十多点,除了咸羹也“渗”甜羹,常常是先“渗”咸羹,讨过一拨人了,再“渗”甜羹。我们第一次来讨咸羹时就问什么时候做甜羹?答晚一点,八九点钟来。有时候觉得好吃,讨

过一碗,蹲在外面喝完了,又来讨,主人有时认得,你刚来过啊;有时不认得,都无所谓。

有几户人家特别穷,灯光清冷,去的人就少。我们有时为了凑户数,路过时也进去讨一点,主人也不太热情。他们“渗”的羹确实不太好吃,多是菜叶之类的,没啥好料理。有些小伙伴喝一两口,一边骂一边就倒在路边了。

有一年,讨到十一点了,来到芝旺家。我们的带头人堂哥大概是吃得实在太多了,躺在人家门口的洗衣石板上休息。这块洗衣石板是我们全村最好的,大伙路过时总要多瞧几眼。结果这家的儿子叫矮卵国都的,人小鬼大,经常生事,有一次与我打架,把我大腿根的肉咬去一大块。他偷偷地从墙根拿来一根捣衣棒,狠狠地打在堂哥的肚子上。只听“突”的一声,堂哥两头一翘,整个人就歪成一只虾了,还有一只煮熟的虾,团成一团打不开,没有进的气也没有出的气。我们一帮人都吓傻了,七手八脚把他扛回家,然后各自星散回家,悄悄地睡了,也不敢跟大人说。

那个时代大家都不富有,但在十四夜都很慷慨。十四夜的故事繁多,一代连着一代,一代叠着一代,讲都讲不完。

| 阡陌岁月

戒烟记

金时锋
(穿了一辈子制服)

抽烟容易戒烟难,学抽烟不知不觉,想戒掉反反复复。

我抽烟历史追溯到十多岁,最初的动机说来自自己都好笑。

父亲在镇上工作,家里没劳力,学校放农忙假参加生产队劳动。那时村民抽八分一包的白皮“经济烟”,好点的“大红鹰”一毛三。我爸抽一毛八的“雄狮”,偶尔装包二毛四的“新安江”。村民总愿我弄一二支给他们抽,给了几次心理不平衡了,凭啥给你呢?自己试着抽。尽管只吸几口就给人,这是人生抽烟的第一次。

自己买烟是参军以后了,远离父母又有经济能力。夜间训练犯人,班长递你烟提神;晚上行军过危险路段,班长班烟让我们统一拿右手,黑暗中指路。老抽班长的烟不好意思,买一盒吧,我至今记得买的第一盒烟是二毛九的“金沙江”,包裹装盒烟,感觉是个男子汉了。

那时装烟很大成分是为了显摆,敬人多,自己偶尔点一支,没有念头没有瘾。抽烟的特点就是你敬一支,人家回敬一支,在你来我往中,慢慢飘飘欲仙了。烟瘾也从三天一包,两天一包发展到一天一包,后来一天两包甚至三包。

抽烟的本事到了较高的水准。可以不用手,把烟从嘴的左边移到右边,右边移到左边,仰起头来,能吐出一串从大到小的烟圈。左手的中指和食指长期夹烟熏得黄黄的,指甲也是半边黄的。妻常提醒我注意个人形象,因为衣服常被烟灰烧个洞。

抽烟的坏处显而易见,戒烟的经历却一波三折。

第一次是组团式戒烟,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没有成功。

戒烟机主要是环境所致,班子成员八人中,四人抽烟。会议室抽烟比办公室多,一支没完马上有人甩过来一支,你也回甩一支,经常面前放好几支,会议室烟雾腾腾,不抽烟者深受其害。党委开会本来关门研究问题,没办法,只得打开门和窗。为此,远远地设置一个党委开会的警示牌。

那时报纸电台已宣传戒烟,我们四个烟民商议一起戒吧,抽了几十年,也值了。拟定个规定,第一个复抽罚400元,第二个300元,第三个200元,第四个100元。结果三天内有人被举报抽烟了,我是第三个复抽的,最长的也就坚持了半个月。四个人罚的1000元钱让司务长去买了一桌菜,某领导吃饭时给我们送了八个字:江山难改,烟瘾难戒。

第二次是无奈式戒烟,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也没有成功。

我得了一次胰腺炎,肚子痛得从床上滚到地,禁食七天。治愈后,医生说胰腺炎发病急,危险性大,建议戒烟戒酒。

在那时,医生的话就是“圣旨”,想起发病的痛苦,戒掉烟酒算什么?同事也知道我这个情况,没人劝烟,也没人劝酒,相安无事。

半年后复检,医生说胰腺恢复良好,本来是个鼓励,却让我飘飘然了。同事也说,过去了就没事了,有时会敬你一支烟,劝你一杯酒,一高兴就失守了。从一支两支,一杯两杯开始,很快又回到了从前。戒烟这事,怨谁都没用,说一千道一万,根本问题在自己。

第三次主动式戒烟,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成功了。

有一个月,我两次感冒,三次扁桃体发炎,连续咳嗽,当地医院说是免疫功能下降,建议去大医院查查。

利用在重庆开会的机会,找第三军医大学的老教授诊断,告诉我问题出在肺上。我的胸片有明显黑影,且有两大块不规则的白片。教授说,白片是长期抽烟导致肺小泡破裂形成肺大泡,阻碍了氧气的交换,发展下去就是肺气肿。忠告我一定把烟戒掉,只要把烟戒了,适当参加运动,增加肺活量,不用吃药,病情好转。

重庆回来,暗下决心戒烟。没有和任何人说起,包括爱人也不知道,怕她打击做不到。

1999年2月16日,正月初一,这是选定戒烟的日子。利用春节放假把自己封闭起来,不和任何人接触。

第一天还好,只是到下午有点难受,老打哈欠,四五点钟时坐卧不安,像动物园笼子里的饿狼一样烦躁。潜意识地老往衣袋里摸烟,爱人给我炒了黄豆当替代品,每次摸烟时,摸出几颗黄豆放嘴里慢慢咀嚼。

用好精神转移法也很有效。开始时看书,看书看不进去后,用放像机看录像和电影。金庸的武打片,方世玉、张三丰、黄飞鸿以及香港的警匪片,很刺激,很吸引人。上班第一天,我向同事们高调宣布戒烟了,把打火机和剩下的烟全部送人,并请大家监督。决心已定,无论谁给烟,无论说多少好听话,不为所动,不接不抽。

两三个星期下来,抽烟的念头也慢慢没了。正在这时,组织上决定让我转业到国家机关工作。听人说,国家机关严格戒烟,这一来,戒烟的决心更加坚定。年底报后知道,国家机关也并未禁烟,但我始终以不会抽烟的形象出现,谁递烟都婉拒。从1999年春节到现在,戒烟二十多年了,一直没有反复过。

戒烟不像戒毒有强制性,戒不戒由自己决定。戒烟后,当你感到身体机能恢复正常的时候,没人因你烟毒讨厌的时候,闻到新鲜空气沁人心脾的时候,你会由衷地说一句:戒烟真好。

| 走马观画

海之年味

辞暮尔尔,烟火年年。年味,永远是中国艺术家们的创作母题。

靠海吃海。海边的年味,总是由渔民、渔船、渔获交织在一起,演奏的一出喜庆之歌。

渔船载着满满的渔获回港,渔民们脸上洋溢着喜庆的笑容。丰收渔获,代表着年年有余(鱼),这个“谐音梗”,表达了人们对新年、对生活质朴的心愿。

这幅组画,来自于我们的小康生活全国年画展浙江展区,此次展览的时间为1月17日到2月5日,地点在台州书画院与大陈岛文化中心。感兴趣的市民,不妨去走走看看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

陈思雨 绘



谢海霞 绘



张斌恒 绘

| 新年之味

过年的亲情味

(沉静内敛,不骄不躁)
项玉英

自从结婚后,我几乎每年都是回公婆家过年,在老家住两三晚,然后正月里去娘家拜年,也住两三晚。因为常住在城里,习惯自己家里生活设施,住农家简陋房屋的日子,卫生洗漱很不方便,又每天人来人往,非常热闹嘈杂,不是我喜欢的生活节奏。过年,没啥好盼望的,就是白白长了一岁。说真的,我一点也不喜欢过年。但是我又这样想,平时我们都在城里上班,偶尔去乡下老家走走也是匆匆去匆匆来,陪伴老人的时间不多。过年,万家团圆的日子,多陪陪老人也是应该的。现在物质富裕,老人们也不缺吃穿,他们更希望陪伴。所以我就不停地做自己的思想工作,最好的孝就是顺老人的意,过年时在老家多住几晚。

过年前几日,婆婆就张罗着把我们睡觉的房间打扫干净,床垫、被子等在太阳下晒好了。然后她会打电话给我:英,你们早点来家里过年啊。我

说,好的。我答应得特别爽快,好像我们明天就会放假可以回老家过年了似的。早些年在公公婆婆不太老的那些年,在老家过年是非常幸福的。公婆二老,看到两儿子和儿媳回家来,非常高兴,那种开心是从心底满溢到脸上的欢喜,藏也藏不住。二老早在我们还没到家时就已经杀好自己养的猪、鸡、鸭等,青菜、芹菜等蔬菜房前屋后都有种着,我们去时再带上海鲜、水果等,吃的东西是大大丰富。

过年我们在老家时,两位老人整天笑嘻嘻的,忙着给我们烧吃,也不让我们帮忙,让我们四个人坐起来打牌,让两个孙子一起玩耍。我对打牌不感兴趣,平时不大打,但每年过年在老家没其他事做,也就整日里和他们一起打牌。但是打了那么多年,牌艺是不见长进。公公婆婆在干家务的空隙会过来看看我们的输赢,他们常站到我身后,问我,打贏了吗?二老总是希望我打贏,婆婆听到我先先生说我

打错牌时,她就说:你就别说了,你打过多少牌,英又打过多少牌?她平常不打牌,打错了正常。山村的冬天是清冷的,但是屋里欢声笑语、暖意融融。回想这样的过年挺温馨的。

在父母家拜年时,兄弟姐妹家里人都一起来父母家聚会。大家家长里短地聊天,父母亲都年岁大了,烧吃都是大嫂大姐们操持,我摘菜、洗碗帮她们打打下手,或者干脆陪母亲聊天。父亲给他的女婿和右外甥们讲戏,讲得眉飞色舞,听得人听得津津有味。大冬天里,外面寒风凛冽,屋里却热火朝天。所谓的年味,就是厨房里饭菜的香气和亲人相聚陪伴酝酿出的浓浓的亲情。

后来我们在乡下造了新房,公公婆婆离开山村住到镇上的新房。过年时我们就去乡下的家和公婆一起住一段时间。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,我们在老家多待了些日子,老两口格外欢喜。公婆年事高后,过年在家我们自己烧

| 人间遐想

阳了·阳台·杜英树

(我写故我在)
陈明英

医生阳了,医生的妻子也阳了,这是必然的。医生阳了,还得去上班,这是职责所在。

医生的妻子看着高烧三天、体温刚降到38.5摄氏度的丈夫摇摇晃晃去上班,心中不是滋味。一想到他在医院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就不那么心酸。但转念一想,其实还是一个人在与奥密克戎周旋。医护与奥密克戎看似两个阵营,其实还是一对一的单挑。偌大的医院,数不清多少间的病房,医护在明处,奥密克戎在暗处,影影绰绰如鬼魅,看不见摸不着。它对人类的进攻战略既适者生存、优胜劣汰的规则,也会偶发奇招,使看似不可能被击垮的人猝然倒下,而有些看似柔弱不堪者,却也能幸免于难。不管病毒怎样变换花招,医生的妻子明白,她必须为丈夫多做些有营养的美食来增强体质,让他以健康的体魄投入到抗疫中去。

她毕竟高烧了两天,四肢绵软,口舌寡淡,耳目仿佛要失聪失明。她探身小阳台,偌大的花园里,寂寥无声,难道小鸟们也阳了?怎么听不到它们的歌声?往常小区花园早晚各有一拨遛狗高峰,大狗小,汪汪复汪汪。彼时她曾在心中抱怨,这难道狗的天堂?此刻,她却如此想听到

狗吠。它们和它们的主人都去哪儿了?还有每天晚饭后,那成群蹁跹滑板车,车身还闪烁着红光或蓝光,在散步的人缝里钻来钻去,宛如一条条彩色的鱼儿似的孩子们上哪儿去了?

一阵猛烈的西北风,她打了一个寒噤,转身欲推开阳台门,几乎同一刹那,她分明感觉到一根枝条轻抚了她的后脑勺。她立定,伸手想握住枝条,但它像是有些矜持很快缩了回去。她当然知道是自家阳台前的那棵杜英树所为。那感觉很特别,既像亲人的抚摸,又像久未谋面的老友悄然来访,在你背后轻轻一拍,随即一阵巨大的惊喜从天而降。陡然联想起李煜的“多谢长条似相识,强垂烟穗拂人头”,原以为世间只有柳能通情达性。

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那是六年前,她刚搬到这个新居不久。显然这棵杜英树先她而在此等候着她一家的到来。一棵青青年少横斜的树,绿绿的枝条刚触到阳台,洋溢着人见人爱的青春气息,但也仅止于多看一眼而已。那一天,正是与她共事十五载,亲如姐妹般的闺蜜结束海滨城市的工作,登机回内蒙古的日子。想到山长水远,此后难再相见,心中便充满沮丧和忧伤。虽说现在交通高度发达,可还没奢侈到想说几句话就立马

坐飞机相见的程度。纵然能通过视频聊天,但隔着屏幕,也只会“美人娟娟隔秋水”,当时她也是倚着阳台的栏杆,抬头仰望着那架飞机仿佛贴着楼顶缓缓滑过。望着望着,双眼前瞬间盈满了泪珠。当她抬起左手拭泪,随着一阵清风拂面,放在栏杆上的右手突然感到一支柔条的轻触,她收回拭泪的左手,定睛看向右手,那枝条已然带着簌簌的浅笑隐入了葱翠的华盖中。

……

好吧,她自言自语:既然树木小草凝寂无语,大鸟小鸟缄口不言,让我来为它们增添一丝活气。以前总是居高临下地看杜英,今天她要以卑微者的心态蹲伏在它的脚下,仰望它的英姿。她还想看大地鼓风,杜英树鸾翔凤舞的舞姿。

她穿上羽绒服,戴上双层口罩来到楼下。她发现杜英树脚下盘绕着的一层又一层低矮的灌木丛。一只灰鸽被她惊扰,扑棱着从灌木丛飞向空中,她第一次发现灰鸽小身体里居然藏着镶黑白银尾纹花边的衬裙,只在起飞那一刹那流露,真是漂亮极了。她将目光收回到密密匝匝箭簇般的灌木丛,将脚收拢到深帮运动鞋内,绑紧鞋带,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探入灌木丛中,既要避免踩坏灌木,